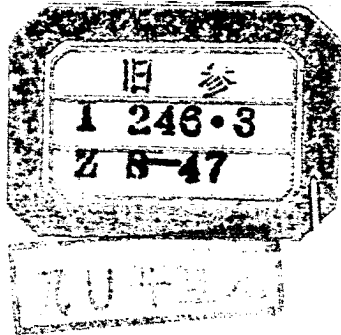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印行

人 中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卽略解字義者亦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目尤足助人興味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字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目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攜帶

一舟車勞頓閨閣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1246.3
25-47

蘆中

東周春秋之世。南方諸國。惟楚最爲強大。傳至平王。爲君無道。專事宴樂。不理國政。信用小人。誅戮忠良。國人心懷怨恨。而平王茫然不知也。平王長子名建。時年已長。平王卽位之後。早已立爲太子。使伍奢爲太師。伍奢忠直。爲太子所親信。有費無極者。素事平王。善於諂媚。平王寵之。請事太子。乃以費無極爲

少師太子知其奸佞。頗疎遠之。費無極卽進讒言於平王。使太子將兵出鎮於城父之地。又命伍奢同往。以輔太子。後來平王不悅太子建。意欲廢長立幼。然太子未有過失。一旦無端見廢。恐臣下不伏。故雖有廢太子建之意。猶遲遲未敢宣布也。

費無極正以不見信於太子。時以爲憂。恐異日嗣位爲王。禍必及己。知平王有廢立之意。遂乘間讒於平王曰。聞太子與伍奢有謀叛之心。使人私通齊晉二

國。齊晉二國。已許爲之助。今在城父。招軍買馬。非一日矣。大王不可不防。平王本欲廢建。被費無極說得動心。卽欲傳令廢太子。無極奏曰。太子握兵在外。若傳令廢之。是激其反也。太師伍奢。是其謀主。不如先召伍奢。然後遣兵執太子。則禍患可除矣。平王從其計。卽使人召伍奢。太子建知事不妙。連夜逃往宋國去了。伍奢既至。平王問之曰。人言太子有叛心。汝知之否。伍奢素性剛直。忿然對曰。太子無罪。王聽小人

之言。而疑及骨肉。於心何忍。平王慚其言。叱左右執
伍奢囚之。費無極奏曰。伍奢有二子。長名尙。次名員。
皆非常人也。現在棠邑。若使出奔吳國。必爲楚國之
患。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彼愛其父。必應召而來。
來則盡殺之。庶免後患。平王大喜。卽命獄中取出伍
奢。令左右授以紙筆。謂曰。汝教太子謀反。本當斬首。
因念汝祖父皆有功於先朝。不忍加罪。汝可寫書召
二子來。當改封官職。赦汝歸田。伍奢對曰。臣長子尙。

爲人仁厚。聞臣召必來。少子員頗有謀略。能成大事。聞臣召。必不見信。安肯來耶。平王曰。汝但如寡人之言。作書召之。召而不來。無與爾事。奢不敢抗違。遂當殿作書。略云。書示尙員二子。吾因進諫得罪。囚獄待死。幸吾王念先人之功。免我一死。已聽羣臣議功贖罪。改封爾等官職。爾兄弟可星夜前來。若違命遲延。我必不免。書到速速。寫畢呈上。平王看過。緘封停當。仍將伍奢收入獄中。平王遣使者駕駟馬。持封函印。

綬直往棠邑。來見伍尙曰。王誤信人言。囚繫尊公。今有羣臣保舉。謂君家三世忠良。宜赦其罪。王自悔過。聽人言。特拜尊公爲相國。封二子爲侯。尊公久囚初釋。思見二子。故作手書。遣某奉迎。

伍尙聞言大喜。持父書入室。來報其弟伍員曰。父幸免死。二子封侯。使者在門。弟可出見之。伍員字子胥。身有扛鼎拔山之勇。胸具經文緯武之才。識見高明。才器遠大。當時一聞尙言。卽對尙曰。父死得免。已爲

至幸。二子何功而得封侯。此誘我也。往必見誅。尙曰。父有親筆手書。豈相誑哉。員曰。吾父只知忠於國家。知我必欲報仇。故欲使我并死於楚。以絕後慮。楚人畏吾兄弟在外。必不敢殺吾父。兄若誤信而往。是速父之死也。尙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若得見面而死。亦所甘心。伍員仰天歎曰。與父同死。何益於事。兄必欲往。弟從此辭。尙泣曰。弟將何往。員曰。有能報楚國之仇者。吾卽往投之。尙曰。吾之智力。遠不及弟。我當

歸楚。汝投他國。我以殉父爲孝。汝以復仇爲孝。從此各行其志。不復相見矣。伍員拜了伍尙四拜。以當永訣。尙拭淚出見使者。言弟不願封侯。不能強之。使者只得同伍尙登車而去。旣見平王。王并囚之。伍奢見伍尙單身歸楚。歎曰。吾固知員之不來也。費無極復奏曰。伍員未來。宜逮捕之。遲則他往。必爲楚患。平王准奏。卽遣大將領精兵二百人往追伍員。員與兄別後。早知必有楚兵來追。卽時收拾行李。貫弓佩劍而

去。去未半日。楚兵已至。圍其家。搜伍員不得。度員必東走。遂命御者疾驅追之。約行三百里。至曠野無人之處。伍員見追兵將及。乃張弓挾矢。射殺御者。來將大懼。下車欲走。伍員曰。本欲殺汝。姑留汝命。歸報楚王。欲存楚國宗廟。必留我父兄之命。若其不然。吾必滅楚。親斬楚王之頭。以報此仇。來將歸報楚王。言伍員已先逃矣。平王大怒。卽斬伍奢父子於市。奢臨刑時歎曰。伍員不至。楚國君臣。不得安枕矣。平王謂羣

臣曰。伍員雖走。必不遠。宜發兵追之。費無極。進曰。臣有一計。可絕伍員之路。王問何計。無極對曰。一面出榜。畫影圖形。四處懸掛。不拘何人。有能捕獲伍員來者。賜粟五萬石。賞爵上大夫。若有容留及放縱者。全家處斬。令各路關口要道。凡遇來往行人。嚴加盤問。又遣使徧告列國諸侯。不得收藏伍員。使彼進退無路。縱一時不能就擒。其勢已孤。安能成大事哉。平王悉從其計。訪拿伍員。各處關口。十分緊急。

再說伍子胥出走之時。心念惟有吳國可以報楚。故沿江東走。一心欲投吳國。奈路途遙遠。一時難達。先是楚太子建。知太師伍奢得罪。連夜與妻子出奔宋國。子胥此時忽然想起太子建在宋。何不從之。不一日到了宋國。見太子建抱頭而哭。因宋國有亂。楚兵來救。子胥又與太子西奔鄭國。後太子爲鄭人所殺。子胥乃攜太子建之子公子勝。出了鄭境。往吳國逃難。奈此處離吳更遠。又懼鄭人來追。一路晝伏夜行。

千辛萬苦。不必細述。東行數日。將近昭關。那昭關爲
自楚入吳要道。形勢險阻。一出此關。便是大江。渡了
此江。卽爲吳國境界。卻有楚國大將帶領大軍。駐紮
此關。

子胥望見昭關。徘徊深林之中。不敢遽進。忽一老父
攜杖而來。逕入林中。見子胥。奇其貌。近前揖之曰。君
莫非伍氏子乎。子胥大驚曰。何爲問及於此。老父曰。
吾乃東臯公是也。少習醫術。遊於列國。今以年老。隱

居於此數日前。關上將軍有恙。曾邀老夫前往醫視。但見關上懸有圖形。謂此是伍子胥。因得罪楚王。逃而未獲。觀君相貌。正與關上圖形相似。是以動問。老夫決不有禍於君。君不必懼。寒舍只在山後。請暫相過。有話可以商量。子胥知其非常人。乃同公子勝隨東皋公而行。約行數里。到一茅莊。東皋公揖子胥而入。進了草堂。子胥再拜。東皋公慌忙答禮曰。此尙非停足之處。復引至堂後西偏。進小籬門。過一竹園。園

後有土屋三間。其門如竇。低頭而入。內設牀几。左右開一小窗透光。東臯公推伍子胥上座。子胥指公子勝曰。有小主在。吾當侍側。東臯問何人。子胥曰。此乃楚太子之子名勝。吾實子胥是也。以公長者。不敢隱情。東臯公乃坐勝於上。自己與子胥東西相對。謂子胥曰。此處地甚幽靜。雖住一年半載。亦無人知覺。但現在昭關設守甚嚴。公子與君兩人。如何過去。必思一萬全之策。方可無慮。子胥下拜曰。先生何計。能脫

我等於難。日後必當重報。東皋公曰。君且寬留數日。容我待一人來。送爾過關。子胥稱謝。東皋公每日以酒食款待。一住七日。并不言及過關之事。子胥心中疑惑。寢不成寐。想要辭了東皋公前行。恐不能過關。反致惹禍。欲待再住下去。又恐耽擱時日。所待者。又不知何人。輾轉尋思。甚是不安。此身如在荊棘之中。夜中臥而復起。繞室而走。不覺東方發白。忽見東皋公叩門而入。見子胥大驚曰。足下鬚髮。何以忽然改。

色得毋憂愁所致耶。

子胥不信。取鏡照之。則蒼然斑白矣。乃投鏡於地。失聲痛哭曰。一事未成。鬚髮已白。天乎。天乎。將何以對吾父兄乎。東皋公曰。足下勿得悲傷。此乃足下之佳兆也。子胥收淚問曰。何謂佳兆。東皋公曰。足下狀貌雄偉。見者易識。今鬚髮斑白。見者一時難辨。可以混過關去。況吾老友。現已請到。吾計成矣。子胥曰。先生計將安出。東皋公曰。吾老友複姓皇甫名訥。在此西

南七十里龍洞山居住。此人身長九尺。肩廣八寸。彷彿與足下相似。教他假扮作足下模樣。足下卻扮作僕人。倘吾友被執紛論之間。足下便可混過昭關矣。子胥曰。先生之計雖善。但累及貴友。於心不安。東皋公曰。這箇不妨。自有解救之策在後。老夫已與吾友備細言之。此人亦慷慨之士。直任不辭。不必過慮。言畢。遂使人請皇甫訥至土室中。與伍子胥相見。子胥視之。果有三分相像。心中不勝之喜。東皋公又將湯

藥與子胥洗臉。變其顏色。待近黃昏。使子胥解其素服。與皇甫訥穿之。另有緊身褐衣。與子胥穿著。扮爲僕人。公子勝亦更衣。如村家牧牛小兒。跟隨皇甫訥。連夜望昭關而行。此時楚將堅守昭關。號令兵士。凡有人東渡者。務要盤問明白。方許過關。關前畫有伍子胥圖形可對。真是水洩不通。飛鳥不過。皇甫訥剛至關門。關上兵士見其狀貌與圖形相似。身穿縞素。且有驚懼之狀。卽時盤住。入報守將。守將飛馬到來。

遙望之曰。是矣。喝令左右一齊下手。將皇甫訥擁入關上。那些守關兵士及關前後百姓。聞得捉了伍子胥。無不踴躍來看。子胥乘此關門大開。人衆擁擠之時。急急帶領公子勝。雜在衆人之中。混出關門。正是魚脫金鈎。龍遊大海去了。楚將欣欣然。竟以皇甫訥爲伍子胥。欲將皇甫訥綁縛拷打。責令供狀。好解上楚王請功。皇甫訥辨曰。吾乃龍洞山下隱士。皇甫訥也。欲從故人東皋公出關東遊。并無觸犯。何故見擒。

楚將正疑惑間。忽報東皋公來見。乃命押在一邊。請東皋公入。各敘賓主而坐。東皋公曰。老夫欲出關東遊。聞將軍捉得亡臣伍子胥。特來稱賀。楚將曰。小卒拏得一人。貌似子胥。尙未肯招承。東皋公曰。將軍與子胥父子。共立楚朝。豈不能辨其真僞耶。楚將未及回答。東皋公又曰。老夫與子胥亦嘗一面。請將此人與吾辨之。便知虛實。楚將卽命取囚至前。訥望見東皋公。遽呼曰。公約期出關。何不早至。累我受辱。東皋

公笑曰。將軍誤矣。此吾鄉友皇甫訥。約吾同遊。定期關前相會。不意他先行一程。將軍不信。老夫有過關文牒在此。楚將大慚。親釋其縛。命酒壓驚。謝曰。此乃小卒辨認不真。萬勿見怪。東皋公曰。將軍爲國執法。老夫何怪之有。楚將又取金帛相助。爲東遊之資。二人稱謝下關。關上將士堅守如故。再說伍子胥過了昭關。疾行至江邊。遙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濤萬頃。無舟可渡。心中十分危急。忽見有漁

舟乘流而上。子胥喜曰。天不絕我命也。乃急呼曰。漁父渡我。漁父速速渡我。那漁翁方欲擺渡。見岸上有人行動。乃放聲而歌曰。日月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碕。歌詞蓋謂岸上有人。可往蘆叢中待渡之意。子胥聞歌。心會其意。卽望下流沿江趨走。至於蘆叢之處。隱身其中。少頃。漁翁將船擺岸。不見子胥。又復放聲而歌曰。日已夕矣。子心憂悲。月已馳矣。何不渡爲。歌詞蓋謂天色已晚。速來渡江之意。子胥聞歌。同

公子勝從蘆叢中鑽出。漁翁急招之。二人登舟。漁翁將船一篙點開。輕蕩雙槳。飄飄而去。不到一箇時辰。已達對岸。漁翁曰。夜來夢有將星墜於我舟。老漢知必有異人問渡。所以擺船出來。不期與子相遇。觀子容貌。決非常人。可實告我。勿相隱也。子胥遂以姓名實告。漁翁嗟歎不已。曰。汝等面有飢色。吾往取食。汝二人飽食之後。方可行路。請在此少待。漁翁將舟繫於綠楊之下。入村取食。久而不至。子胥謂公子勝曰。

人心難測。倘去聚集多人。前來擒我。奈何。乃復隱於蘆花深處。少頃。漁翁取麥飯魚羹至樹下。不見子胥。乃高呼曰。蘆中人。蘆中人。吾非以子求利者也。子胥乃自蘆中出。漁翁曰。知子飢困。特爲取食。奈何相避耶。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於丈人矣。憂患所積。中心惶惶。豈敢相避。漁翁進食。子胥與公子勝飽餐一頓。臨去。解佩劍以授漁翁。曰。此先王所賜。吾祖父佩之三世矣。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答丈人之惠。漁翁

笑曰。吾聞楚王有令。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列
上大夫。吾不貪上卿之賞。而利汝百金之劍乎。況劍
爲防身之具。無劍不可以遠遊。是子所必需。吾無所
用也。子胥曰。丈人既不受劍。願乞姓名。以圖後報。漁
翁怒曰。吾以子含冤負屈。故渡汝過江。子以後報語
我。非丈夫也。子胥曰。丈人雖不望報。我心何以自安。
固請言之。漁翁曰。今日相逢。子逃楚難。吾縱楚賊。安
用姓名爲哉。萬一他日天遣相逢。我但呼子爲蘆中

人。子呼我爲漁丈人。作爲紀念可耳。

子胥乃欣然拜謝而別。方行數步。復轉身謂漁翁曰。倘後有追兵到來。請丈人祕密其事。漁翁歎曰。吾爲德於子。子猶見疑。倘果有楚兵。由他處渡江追來。吾何以自明。請先死。以絕子之疑。言訖。拔舵放槳。溺於江心。子胥見漁丈人自溺。歎曰。我得汝而活。汝爲我而死。豈不哀哉。伍子胥與公子勝遂入吳境。行至溧陽地方。腹中甚飢。正思乞食。遇一女子。方浣紗於瀨。

水之上。筐中有飯。子胥停足問曰。夫人可借一餐乎。女子垂頭應曰。妾與母居三十未嫁。豈肯售餐於行客哉。子胥曰。窮途之人。願乞一飯自活。夫人行賑救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擡頭看見伍子胥狀貌魁偉。乃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豈敢以小嫌坐視窮困而不救。於是發筐取食。跪而進之。子胥與勝一餐而止。女子曰。君似有遠行。何不飽食。二人乃再餐。臨行謂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感深肺腑。我實亡命之人。

倘遇人。願夫人勿言。女子淒然歎曰。嗟乎。妾侍寡母。三十未嫁。貞白自守。何期饋飯。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喪節。何以爲人。子行矣。子胥別去。行數步。回頭視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水中而死。子胥見女子投水。欲救不及。傷感不已。遂自咬破指頭。出血書二十字於石上。曰。爾浣紗。我行乞。才溺。十年之後。千金報德。寫畢。復恐後人看見。之過了漂陽。復行三百餘里。已至吳市。但見舟車攘攘。舉目

無親。乃藏公子勝於郊外。自己披髮佯狂。跣足塗面。宛似乞人模樣。手執斑竹簫一管。在市中吹簫。往來乞食。簫聲淒切。市人聞之。無不爲之動容。自伍子胥逃楚以後。無日不在困苦憂懼之中。今已逃至吳國。雖吹簫乞食。而身心稍安。後來得遇吳王。身爲上將。借兵伐楚。以報父兄之仇。克楚而還。遂引軍擊鄭。鄭定公以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至是大懼。下令國中有能退敵者。吾與分國而治。有漁者之子應募退。

敵。候子胥軍至。乃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蘆中人。
子胥聞聲愕然。詢爲誰。曰。漁者之子。吾念前人因逢
君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
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遂引師而退。
以報漁翁蘆中相救之恩。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版



(小小說)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上海棋盤街

旧 参

I 246.3

Z 8-47

